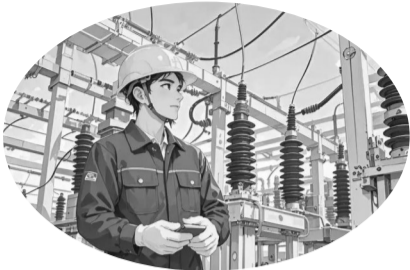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山里行走的树



来到老挝,我们驱车驶往上寮高原的深山密林,那里有一群在大山里行走的树——中国电力建设者。

开启这段旅程时,我感到新鲜和激动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慢慢变得有些消沉起来。因为山太多,路太长。虽满眼翠绿,却少见人烟;虽云蒸霞蔚,却如坠云端。那条曲折的山路,似乎永无尽头,不知延伸到什么时候,又通往什么地方……

当晚霞满天时,我们的面前终于出现了一座巍峨的大坝。李师傅向我们走来。他是陕西安康人,已在老挝做了8年多的南俄5水电站大坝守护者。走近了,我才看清他的面庞,消瘦、黝黑、满是皱纹,眼睛却很亮,或许正是这大山的寂寥和夜的漆黑,练就了这样的眼神。

同他聊天,我才得知,他的工作和大山一样沉默。他每天都要对大坝坝体、电站应急柴油发电机、400伏低压配电室设备、泄洪闸门、起臂设备、引流进水口闸门等进行巡检,填写记录。爬上爬下,里里外外,李师傅看得格外仔细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他有些强迫症,任何一个点看不到,心里就放不下。

3年前旱季的一天,李师傅发现大坝附近的山坡上冒起了浓烟。在营地消防人员赶到之前,他第一时间组织附近的道路维护队伍开始扑火作业,火势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,保护了大坝的设备设施安全。

最大的考验是雨季。7年前,老挝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,水库水位超过警戒线。在打开三口闸门泄洪的夜里,李师傅站在疾风骤雨中,一守就是一个通宵,时刻盯着上涨的水位线,为防洪调度工作提供最及时的第一手水文数据。

南俄5水电站负责为老挝首都万象以及北部山区输送电力,也是中老友谊的见证。2020年,南俄5水电站被授予老挝国家劳动奖章。“守好大坝也就是为老挝人民守护家园,这份工作重要且光荣。”李师傅说。

工作之余,李师傅也会自己找些“乐子”。他开垦出了两份菜地,种了些瓜果蔬菜,偶尔也会钓钓鱼,增加点“野味”食材。他最幸福的时刻,是用时断时续的网络跟儿子打视频。其实,他的儿子也在老挝,正在参与另一座中国公司投资的水电站的建设。虽同在老挝,但山川阻隔、工作繁忙,父子俩从未在老挝见过面,只有在相同的时间回国休假时才能相遇。

天空已经完全黑了下来。面前的大山和远处的天际混沌成一片漆黑,以排山倒海之势,向着峡谷里、大坝上的我们,挤压合拢过来。李师傅笑呵呵地招呼我们:“天不早了,别忙着赶路,我给你们做碗面吃。”

值班室连着卧室,后面是厨房,所用食材需要每半个月到50公里外的县城采购。面是扯出来的裤带面,卤子是肉丁加各种时蔬的大杂烩。每人一大碗,就着大蒜,伴着辣椒油,配着陈醋,囫囵而下,精神大振。

没想到,异国他乡,大山深处,能得一碗正宗裤带面,可填肚子,亦解乡愁。李师傅说,从小到大,每天都少不了裤带面,这里虽离家几千公里,但吃上这碗面,就像父母妻儿都在身旁,这工作就有干劲,这日子就有盼头。

咬得菜根,百事可做。守得寂寞,不问西东。

天地一色,苍茫浩瀚。多少风雨,几度春秋。在这片热土上,从十几年前的勘测设计人员、施工建设人员,到现在的运维人员、看护人员,他们,就是这大山深处行走的树。

离开的时候,我跟李师傅握手告别。他的手掌结着茧子,骨节生硬却温暖。他因为一碗面的简陋招待而连声抱歉,我感觉他像一位故乡的大叔,和蔼可亲,令人尊敬。

在中国,在世界,有多少像李师傅这样的电建人,虽寂寥,却坦然,不喧嚣,自伟岸。扎根一片沃土,头顶一片蓝天,自担风雨,长成一棵树,连成一座林,留下一片绿荫,造福一方百姓……

来源:工人日报

我心中的昆仑守护神

我在昆仑山边防部队服役多年,守卫着祖国的边防线。冰天雪地中踽踽穿行,海拔5000米之上手忙脚乱地攀援,是寻常事。那时,我知道在古老而惊世骇俗的《山海经》中,说到此刻正被我踩在脚下的昆仑诸峰中,生活着众多神奇生物。古人满怀敬畏地尊称它们为“灵兽”。

庞大的灵兽矩阵中,都有何种生物?首当其冲的是司掌“帝之下都”及“天之九部”的陆吾,它人面虎身九尾,管理昆仑山的动植物与气候调节,是昆仑山的守护神。九首人面的开明兽负责守卫边界。它体魄硕大,身如巨虎,项上长着九颗人头。九为极阳之数,于是它当仁不让地镇守天门。在这里,还活跃着一众神奇诡谲的神兽,比如长着四只角的神羊,名叫“土螭”,它吃的食物不是草而是人。还有类似蜂鸟模样的神禽,千万别被其相貌迷惑,以为它人畜无害,此鸟怀揣剧毒,名为“钦原”。谁被它一蛰而中,必死无疑。还有驾驭日车的三足鸟,除了负责普照大地外,还兼管给王母娘娘送饭,像个炊事班长。据说美丽的凤凰也时常光临,它不是此地的居民,只因生性爱好洁净,常来昆仑山洗个澡……

在充满此等传说氛围的崇山峻岭中急行军,除了累得生无所恋,百无聊赖中我也曾遐想,在狂风暴雪中继续走下去,会不会在前方陡峭峰峦的拐角处,猛一抬头,撞上一头白毛灵兽,目若铜铃、神采奕奕地看向我,威严地眨眼睛?或许它会度我荣登仙班,顿时生出翅膀翱翔天际?那样我马上就能不必苦苦驱动双腿,殊死跋涉了。若那灵兽一高兴,附赠我一个长命百岁,当然就更棒了。

只是,万分遗憾啊!以我十数年戍边之经验,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,任凭谁,哪怕若干世纪在此,走过昆仑山所有的峰峦沟壑,亦绝不会遇到一只昆仑灵兽。别说真身,就连它们的一根毫毛,都绝不会亲眼见过。

你看到的,只是卫国的将士日夜坚守,只是年轻士兵的决绝付出,只是血肉之躯的百孔千疮,只是鲜血和生命的全然奉献。

那时候,我面对巍峨昆仑山脉,暗自发下一个誓言:如果——如果我能活着回到国泰民安的家乡,我要尝试着拿起笔来,笨拙而深情地写下这里的故事。

这念头,如同一朵巨大的雪花,深藏于我心底,一处冰冷而沸腾的所在。

很多年过去了,我沉浸于内陆平原城寰安宁的和平岁月,却迟迟不敢动笔。只恐自己技艺未臻精纯,写不出浩荡山河的壮美和战友们的音容

笑貌……心头犹虚。可时间不饶人,我不可抑制地日渐老迈,记忆破碎。唯有那片雪花在藏匿之处,顽强地绝不融化,锋芒愈见凛然,日夜刺我作痛。我亦知自己绝无长命百岁的概率。若日复一日耗损下去,接踵而来的必是体力衰败,想象力微渺。

我70岁那一年,有一日痛下决心,不可再等了。继续等,或许未及写完,死亡便翩然而至,壮志未酬啊。决心下了,赶忙提起笔来,开始书写我曾在万仞雪山之巅,当年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种种故事。一边写一边给自己打气,就算手艺不行,竭尽全力即可。实在不忍心让这些宝贵记忆,随着我的肉身寂灭,从此在世上湮灭无痕。我本人微不足道,但往事弥足珍贵,值得被更多人知晓。我要奋力用我的文字,将已被时间冬眠的岁月和战友们,重新唤醒过来,生机勃勃地再呼吸一次。

于是,之后几年,我埋头写作。因为已经想过几十年,很多人物呼之欲出,仿佛自己就会说会动,进展顺利。只是日复一日地伏案劳作,让我大意,高估了自己身体的耐性,低估了年龄的杀伤力。我本以为这台机器虽老旧,零件尚堪使用。却不想,或许青年时代高寒缺氧的磨损,过早透支了我的体力。总之,整个写作过程的后段,险象环生,身体频频亮起红灯。这部几乎耗尽我全部能量的长篇小说,差一点无法写完。当我完成初稿的最后一个字,连夜挂急诊住进了医院。医生看着一系列的异常指标,拧着眉头,严厉地呵斥我:你知不知道,你非常危险?!

我暗自长吁了一口气,心想:哦,不算危险啊!我终于写完了《昆仑约定》初稿,就算我无力自己修改,大局已定,虽死无憾。

感谢身体,终于用尽全力地帮助我,容我修改完了这部长篇小说。

在这本书里,活跃着我的战友们,他们方是真正的昆仑神兽。他们为了祖国的安宁,贡献了自己血气方刚的年华,贡献了自己一往情深的男女情愫,贡献了自己滚烫炙热的鲜血,贡献了每个人仅有一次的生命……他们那样年轻,那样朝气蓬勃,那样踌躇意满,那样俊美无俦……他们所向披靡、义无反顾地守卫着曲折的边境线,互相轻声说着心里话——祖国人民都知道,咱国家的陆地总面积是约960万平方千米。可不能在我们手中,让它变小一点点。

我的手艺有限,写不出真正的昆仑灵兽们的精魄与惊天地泣鬼神的神迹,只描画出了一点点皮毛,且算灵兽之皮吧。

来源:人民日报

